

# 改变

□如东 王小丽

我的母亲,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,在农村生活了大半辈子。

之前多次邀她来城里小住,她就是不肯。什么家里的鸡没人喂啊,田里的草没人除啊,父亲工作忙没人照顾啊……因为工作日渐忙碌,分身乏术的我只能向母亲求助,母亲这次竟爽快地答应了。

母亲是闲不住的,在农村老家家外都靠她一手打理。来到城里,她自然也是忙碌的。一日三餐、洗衣拖地、整理收纳,样样收拾得妥妥帖帖。于是,桌上不再有许久未洗的碗筷,盆里不再有积存已久的衣袜。家里,整整齐齐,清清爽爽。

一次回家,不见了母亲的身影。四下寻找,原来母亲一人在阳台。口里还喃喃自语着:“小乌龟,你快些吃啊,多吃些好快快长大。”那语气,仿佛是面对着自己的儿女,那般的怜爱,那般的宠溺。母亲年纪大了,语气中也越发放地透着股孩子般的天真。望着她孤独的背影,我的眼眶湿润了。平日很多次交流,只是简短的一问一答,而这,根本无法慰藉她那颗孤寂的心。那个头上银丝渐渐增

多的母亲,那个身影日渐渐佝的母亲,她被孤独深深地笼罩着。白天,就那么一个人、一只龟,互相陪伴,形单影只。

忽的,母亲感觉到了我们的归来。瞬间,那份孤独消失殆尽,笑容如阳光般绽放在她皱纹满布的脸庞。空气中,弥漫着欢乐。每当我们跨进家门的那一刻,是母亲这一天当中,最开心的时刻。她存在的价值,似乎全是为了我们。于是,简单的几句关心,接着便是在厨房里忙碌的身影:淘米、煮饭、切菜、炒菜……晚上的这顿,是我们一天当中的大餐。中午,母亲一人在家,经常是早上的稀饭就着简单的小菜,便打发了。可是,晚上不同,我们都回来了,自然要好好准备一番的。不一会儿,几道色香味俱全的小菜就端上了桌子。看着我们大快朵颐,她满心满眼的欢喜。

这些菜都是母亲早上出门去买的,很是新鲜。尽管母亲一直沿袭着她习惯已久的做菜方式,但也尽量地变着花样,以期她的小孙女能喜欢。

# 美好就在身边

□扬州 高亚

因防疫需要,我在女儿家居家隔离了32天,小区解封后,我终于走进了自家的小院。院内的一切是那么熟悉,却又显得特别的新鲜、美好,我情不自禁地欣赏起来。

院里的石榴树,枝叶比以前茂密多了,石榴也长大了、变红了。红红的石榴,犹如一个个小灯笼挂在绿色的帷幕上,又似颗颗玛瑙镶嵌在碧绿的翡翠上,绽开的蒂脐,如婴儿张开娇艳的小嘴,露出满腹珍珠似的水灵灵的籽粒,像对着我微笑、又像要和我诉说。

葱茏的柿子树上,圆润、饱满的柿子隐藏在兔耳朵似的叶片下,像在和我说悄悄话。沉甸甸的果子,硬生生地将枝条拉弯了腰,像是年轻的少妇拽着不懂事的孩子,向远方来的客人点头行礼。树梢顶端的两个柿子,因通风好、光照足,已黄中透红,粉嫩嫩的就像笑咪咪的娃娃脸。

围墙护栏上的一株扁豆,好像围墙和护栏是专为改善它生长环境而搭建似的,毫无顾忌、风风火火地将数米长的扁豆藤缠绕在护栏和围墙上下。那柔软的藤蔓上缀满了细

碎的花儿,扁豆花粉白带紫、细皮嫩肉的模样,在秋阳的照射下,开得欢天喜地,眉眼间满是风情。

墙角处一盆海棠花让我眼睛一亮。在叶片已掉三落四的枝条上,竟然开着三个花朵,花朵虽比不上初春时娇艳欲滴,但也显得绚丽多彩。海棠花本应开在和煦的春风里,怎么在凉风飕飕的白露后花开二度呢?想来也是,这世上本来就有许多虽不起眼但却从不放弃努力的东西存在,就像这开在新环境里的海棠花,那是它对生活始终怀着一颗朴素的心,不管季节如何变换,条件是否适宜,只要有一点希望,也要执着地做它该做的,努力开出自己的生命之花。这何尝不是一种很理想、很理性的生活状态呢?在我眼里,这三朵海棠花,比春天开得更鲜活、更瑰丽、更动人。

走出院门,绿阴如盖的杏树上,叽叽喳喳鸟声一片,听鸟音虽没有清晨那样的清亮和激越,但有吃饱喝足后的温馨和满足,有自由自在飞翔的惬意和快乐。看,它们好像喝了酒似的,兴奋地一会儿在树梢间

因为疫情,小区半封闭式管理。这让平日进出自由的母亲,多了一些束缚。一天,她找出了许久不用的一部旧手机,擦去上面的灰尘,然后,不容置疑地说:“我要用手机。”帮她充值缴费,手机恢复了功能。可以打女儿的电话了,可以和远在老家的丈夫聊天了,最重要的是,她终于有自己的行程码,可以出入自由。

现在的母亲,俨然已经是一个城里的老太太。她知道在哪里有新鲜的蔬菜,在哪里可以买到打折的猪肉,在哪里有孙女爱喝的牛奶。一个在乡村生活了大半辈子的老太太,已经熟悉了城市里的生活,学会了许多她认为根本就学不会的技能。甚至于她还雄心万丈地想要学会开车,因为她觉得只有到中心市场,才能买到孙女爱吃的新鲜鱼虾,而小区离那里太远了。这一切的努力与改变的背后,是一个老母亲对子女工作的全力支持,是一位外婆对孙女的无限疼爱。

岁月之河静静流淌,母亲用默默的改变诠释着永恒不变的爱。

跳跃,一会儿又钻进浓密的枝叶下,在领头鸟的招呼下,又一同浴着秋阳,“呼啦啦”旋风般地择树而去。望着它们远去的身影,我想到“良禽择木而栖”的古语,鸟儿真和人类一样,都向往和选择美好的环境。人追求宜居,鸟也是。

邻居家院子里长了一株丝瓜,藤蔓交错,爬满了丝瓜架和大平台,葱绿的掌形叶子形成一个天然凉篷,朵朵黄花随风散发阵阵清香。顶着黄色小花的嫩绿丝瓜,有的无忧无虑静卧在平台上晒着太阳,有的顽皮地悬挂在半空,随风荡起秋千,令人赏心悦目、心旷神怡。

常听人埋怨工作太忙、家务事太烦,整天困在单位或家里,不能外出欣赏风景名胜。其实不然,美好,不一定非要到名山大川去领略湖光山色,我们日常生活的环境里,就有许多美好,只要我们在意、留心,那飘过头顶的云,耳边呢喃的风,敲打窗棂的雨,都会让人流连,使人由衷地感到岁月静好。

只要我们心存美好,美好就在身边……

# 花为媒

□南京 水子胥

婚前的我与花无缘,既无感花的芳香,也无视花的芳容。娶回妻子那一天,还无意中娶了她的随嫁“丫头”——花草。从此,我也就与花真正结缘了。

那时,我们刚刚置办了新家。妻子像个魔术师似的,今天变出一个盆儿,明天又变出一个罐儿,没多久,阳台上就堆起了各式各样的盆盆罐罐:大到菜盆那么大的,小到鼻烟壶那么小的。有青花瓷的,有陶土烧制的。有的制作考究像艺术品,有的残缺不全像从荒弃瓦砾中捡来的。有的是她用大包装袋拎回来的,有的是她从自己随身背包里掏出来的,有的竟是从袖口“变”出来的。

看着这些稀奇古怪的盆盆罐罐,我在寻思,这是要干啥?

过了一阵子,谜底慢慢揭开了。家里开始多出一袋袋泥土来:有老山茶田里的营养土,有山林树下的松针叶,有老家鸡窝里掏出的鸡粪肥……今天带回一根小树杈种在青花瓷大盆里,明天捎回一株小苗苗育在紫色陶罐里,后天折回一支翠绿插在梅瓶里。

渐渐地,阳台上、花框里、衣杆上、茶几边、电视旁摆满、挂满各式各样的花花草草。大自然面前,小小阳台仅盈尺有余,却于方寸之间幻化了出春的蓬勃,夏的热烈,秋的收获,冬的含蓄。让我们足不出户既可感知春去冬来,四季变化,也能感受花开艳丽的喜悦,花落凋敝的哀怨,草木葱茏的力量,

# 一个苹果的力量

□安徽五河 李星涛

“七月的核桃,八月的梨,九月的柿子红了皮”。九月的柿子虽红艳诱人,但涩味却太重,吃起来猝嘴,感觉像是有一层沉淀粘附在口腔内壁。九月的柿子要想变得甜润,还需要通过“搅”或者“烘”的过程,方可去涩变甜。

“搅柿子”的方法异常简单,但略显粗暴。其法是用淡淡的温盐水浸泡,浸泡时间根据柿子的成熟度而定。生硬的青果水温要保持在40℃~50℃,浸泡18小时以上;橙黄的水温应保持在25℃~30℃左右,浸泡15小时~16小时以上。温盐水“搅”出的柿子虽然清脆甜甜,但质地生硬,色味都要比“烘”出的柿子差得远。

“烘柿子”的方法极为人性化。刚摘下来的柿子,置于一个干净的塑料袋里,袋的底部放进一个苹果。苹果以黄颜色、光泽鲜亮、汁液丰盈的为佳。因为这种苹果熟透了,能发挥出大量的乙烯,两三天时间就能将柿子“烘”透了。

烘透的柿子,色泽饱满,果肉又红又亮,晶莹剔透,摸上去软软的,柿蒂一拽就掉了。掰开一个,清澈透亮,灼灼放光。俯下嘴唇,边吃边吮,有蜂蜜的清香,有蔗糖的细腻,又有山芋的绵软,甜爽中带着丝丝凉意。尤其是里面被称作“舌头”的几瓣鲜艳的柿肉,吃起来软软的,韧韧的,滑滑的,似乎

蓄势待发的期冀。

有了花草,我觉得在妻子心目中的地位越来越受到了威胁。妻子每每踏进家门,大概率是三步并作两步地先扑进阳台后,浇水,施肥,修枝……一番侍弄后,才是老公长老公短地跟我近乎。单位加班无法抽身回家时,从来不忘给我布置作业:阳台左数第几盆啥时应该浇多少水,第几盆不能浇水,第几盆隔天要浇多少水……千叮万嘱咐,生怕伤了她的花,关心老公吃好喝好休息好永远成了下个议题。

好在我也曾因花深得爱妻点赞。那是我用心在妻子提醒之前按照她的预期浇了水、修了枝、侍弄了花,或者当她在电话里让我左数右数怎么也厘不清,我忽的灵光一现居然叫出了花的名字时,妻子开心得像个孩子:“老公真棒!”

我经常想,妻子花一样的容貌和她嗜花如命般的癫狂,两者之间是否有着某种因果关系?妻子生长在江南水乡,她挚爱那片热土,挚爱那里的山山水水,不止如花草挚爱土地,根植沃土,努力攀升,因爱而美丽吗?

花草不言,下自成蹊。闲暇之余品品花赏赏草,再围着花草忙碌一阵子,为我们的生活平添了很多情趣,也为我们夫妻之间感情交流增加了一条纽带。一花一草,一果一木,似乎也见证了我和爱妻当初“执子之手,与子偕老”的铮铮誓言,成就了我们冥冥之中心心相印、息息相通的契合与灵感。

# 忧伤的芦苇

□山东临清 杨金坤

夕阳斜照,归雁齐鸣。仿佛只是一场梦的光阴,一望无际的、洁白的、柔美的芦花就在秋风中全湖盛开。

伫立水边,远远地,我就望见那条唱着渔歌的老船,迎着满湖忧伤而洁白的芦花而来。这一刻,我就望见,船头伫立的,是我那似乎一夜白了头的母亲。

春天里,母亲还是一个不懂忧愁的少女,她在湖边掰下两片苇叶,反转叠放在一起。那两片叶在她灵巧的手中弯过来弯过去,互相插在一起,然后她又用纤细的手指拽,这两片苇叶就奇迹般地组合成一个有四个叶片的精致的小叶轮,串在一根细细的苇秆上,随着风儿欢快地旋转起来。

夏天里,母亲已是一位风情万种的新媳妇。满湖芦苇郁郁葱葱、蓬

蓬勃,母亲来不及欣赏满湖美景,纤细手采下苇叶,在清清的湖水里荡一荡,装进背上的小背篓,赶回家中,包成藏着甜、储着香的粽子,在怀念诗人的同时,抒发一份儿女情长。夕阳西下,归雁栖息。

芦花掀起皎洁如水的月光,滑进了温婉的暮色中。芦花用一场清幽而飘逸的花事点染了秋色韵味。就这般醉倒了秋风,醉倒了秋阳,醉倒了秋天。芦花轻轻荡漾,其实摇曳的哪里是芦花,分明是秋在动,心在动。我时常惊异于这芦苇的奇绝秉性,栖身水边,不惧风雨,无枝无节,却在生命的秋风里成就一片苍茫。一生仰望天空,仰望天空的湛蓝、云朵的洁白,即使生命走进了暮年的时光,在这凄冷的秋风里,枯了枝叶,也开出一片苍茫的芦花。我常常从那片随风

摇曳的洁白的苍茫里,清晰地读出芦苇的忧伤,读出母亲的一生。

许多年后,站在故乡的远方,透过钢铁水泥的丛林缝隙,我分明望见,那一湖在秋风里摇曳的芦花,白茫茫地盛开在我乡愁的中央。

摇曳的芦花丛里,我分明望见那个叠小叶轮的少女,一路追随着岁月的足迹,在一场又一场纷飞摇曳的芦花里,伫立成一位白了头的母亲,她有芦苇奇绝的秉性,更有芦苇生命的忧伤。泪眼里,我分明又望见,在一阵紧过一阵的秋风里,在那片湛蓝而高远的天空下,大片的忧伤湿了一湖的芦花,还有我那船头上伫立了一生的母亲。

在白色的苍茫中,船头上伫立的母亲,像一株暗淡的芦苇在湖中摇动,划开我的心,摇落我梦境中的大片忧伤。

# 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616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